



米香深处是乡愁



凌霄花

●项紫薇

每年四季都住在铁房子上
风一吹，就展露花叶

跟众多蓝白条一样
成为治疗中的过客
如星火冲刷了夜晚

月的独白

●孙连忠

海豚顶着那风旋
旋出了多姿多姿的流星雨
奔向天空并挂满黑幕

渔灯依次亮起
在东海岸映照出一条新的长龙
月洞桥边，你们说
最喜欢涨潮时的浪漫

好吧，请你们用嘴唇的吸引力
牵动我身上的万有引力
用力，让潮水汹涌而来
闭上眼睛吧，潮汐已至

不想让对影成为三人
我匆忙拉下了那片最后的云彩
就成了五月初四的蛾眉月

下午四点的阳光——致2026

●金利英

透过玻璃窗和浅紫色乒乓菊
它爬到我的包上
翻越过去，停歇在一排书籍中
堆积了一年
很多情节还滞留在原地
我用手指轻轻一拍
尘埃就倒了个身
像2025最后的部分
需要轻轻地抚慰
我让它降落在我的掌心
被一束光填满的空谷
而窗外，一幢高楼顶起如枕头般的球体

这天地间即将落幕的烛光
如平常一般
照在了我身上

漂荡在水上的纸船

●戴志伟

一只纸船 停在水面
它正面临一个复杂的场景
流水伸出长长的手臂
纸船还没有明显的响应
它正处于一个漩涡的中心
一尾鱼瞪着巨大的眼睛
望着纸船羸弱不堪的背影
任由彼此的心情在水中浮浮沉沉
纸船似乎找不到前行的路径
它需要一次正确的牵引
才能把自己的心愿完成
天空依旧空荡荡
阳光给不了纸船更多的余温
风浪的袭击关乎纸船的命运
而水流并不能给纸船更多的平静
一粒小小的沙子足以将纸船击沉
一粒沙子像一个暗器正悄然靠近
此时
纸船多么需要一根缆绳
即使不能丈量它的航程
也足以让它找到正确的方向前行

糕成形，往往要忙上三天三夜。人人都累得腰背酸胀，却眉眼含笑。一年堂哥友清困得眼皮直打架，脚踩捣杆时差点打滑摔下来，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轮到我家做糕那年，天寒地冻，石臼旁结了一层薄冰。叔伯们怕冻手，便轮流捧着一碗热姜汤暖手。轮到大伯父踩捣杆时，他脱了棉袄，只穿一件内衣，额头上的汗珠却滚落下来。大伯母在一旁心疼地喊：“慢点踩！”他却笑着回：“力道足，糕才香！”

记得有一年，我们忙了整整一夜，东方既白，最后一笼年糕才算完工。我顾不上疲惫，赶紧嵌了满满一筒。咬下一口，萝卜丝的脆响，是破晓时分最清脆的齿痕；猪肉的油光，还映着昨夜的星月残辉。

多年后，手工做糕的场景渐渐少见，机器生产的年糕成了主流。当工业化生产线将年糕压成规规矩矩的长方体，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手工捶打的米香，更是时光在匠心工艺里藏着的意外之美。

去年五月，我去横峰偶然看到几位村民围在炉子边做年糕。问及缘由，他们异口同声地答：“自己做的才香哩。”我忽然懂了，他们手中揉搓的，哪里只是一团年糕？那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

随着社会的发展，“温岭嵌糕”渐渐走向全国各地。一次去上海浦东，竟看到一间“温岭嵌糕店”，我心头一阵狂喜。老板操着一口地道的温岭话，手脚麻利地揉糕皮、填馅料。咬下第一口时，满嘴的萝卜丝甜与猪肉香，瞬间就把我拽回了儿时的横峰街。

横峰水，当年载着手工年糕的糯香，滋养过辘辘饥肠；如今映着机器年糕的光影，依旧静静流淌。那水里，藏着岁岁年年的甜与暖。

来。”那软糯的甜香仿佛还在舌尖萦绕。

做年糕，原料分多种。大米一般选晚稻米，早年的农垦58、粳米，黏性更佳；纯用糯米捣出来的，唤作“麻糍”。困难时期，还有用番薯渣做的糕——呈浅黑或褐色，既不香也不甜，入口粗糙干涩。可粮食不够，只能拿它充饥。我记得好些年的大年初一，碗里的糕都是一半米糕、一半渣糕。母亲怕我吃不下，总把她碗里仅有的几条小米糕，悄悄拨进我碗里，自己低头嚼着渣糕，喉结费力地滚动，眉头却弯着笑哄我：“慢慢吃，嚼细点就有甜味了。”

做糕得备齐工具：石磨、蒸笼、石臼、揉糕的大木板。到了过年，就得用上村口的大石臼。那石臼静静立着，像一只盛着时光的大碗。

过去的年糕之所以格外浓香，是因为它的诞生是一场敬天惜物的创造。磨粉是第一道重体力活，石磨沉重，半天下来，壮实汉子也会大汗淋漓。和粉最讲究分寸，大伯常说：“水是骨的筋，粉是肉的魂。”炊糕时要守在灶台边紧盯火候，蒸笼上腾起滚滚白雾，满屋子都是勾人馋涎的米香。捣糕是最热闹的环节，四个汉子脚踏捣杆，喊着“哎哟哎哟”的号子，石捣杆落下传出闷响。那时我年纪尚小，喜欢赶热闹，跟着大人踩捣杆，一笼糕捣下来，早已汗湿衣衫。年糕做好后，要赶在立春之前浸入冬水，这是农人的生活智慧。

过去农村过年，做年糕是整个大家族的集体行动。大伯与父亲、叔伯们凑在一起嘀咕几句，做糕的日子便定了下来。那烟火蒸腾、人声鼎沸的场面，藏着一个大家族的亲情。

大家族做糕，是一户挨着一户轮着来的。从第一户的蒸笼冒气，到最后一户的年

石塘咏—— 谨以此诗致敬 山海之间的守望者

●狄绍梅

浙江东南，海岸挺起脊梁，
乱礁与长风盟誓，垒起石城向深蓝。
人们说，这是东海的好望角，
所有黎明，都从这里启航。

新千年的曙光，漫过陡峭岩壁，
如潮水轻抚，辨认石纹的族谱。
元末烽烟，沉入海平线，
狄姓星辰落在洪武年前。
他将自己种进山缝，
骸骨长出，铜质的航线。

六百个春汛，掠过碑石，
他的守望，长成灯塔基座。
双碑立作航标，锚链在花岗岩扎根，
太阳从大奏鼓声中跃起，
光芒镀亮渔民曲指的指节，
把盐霜，炼成金章。

这片土，被潮汐反复称量，
每粒石英，都蓄着东海的信风。
滩涂上，捕鱼人弯腰的弧度，
与六百年前拾贝的剪影，叠成同一张弓。
船舱蒸汽裹着深海密语，
渔获里藏着潮汐，
在陶瓮中，继续汹涌。

石屋群坐落在悬崖的掌纹间，
每道墙缝，嵌着未说完的鱼汛。
卵石街道蜿蜒如放生的缆绳，
拴住一代代，不肯靠岸的魂。
美院学生支起画架，忽然看见，
所有笔触，朝着同一方向倾斜，
那是海风在岩石上，刻下的年轮。

不必寻异邦的比喻，这里的庄严，
藏在每块礁石的记忆中：
它们都记得，自己曾是山脉。
渔妇在檐下修补的，何止渔网，
还有被浪咬破的天空。
暮色接渔船入港时，
桅杆仍指着，星辰初升的方向。

而今晨光，再次漫过双碑，
狄姓始祖的名字，在花岗岩里返潮，
成为罗盘刻度，为每艘船校正远方。
更大的光，从东方铺展——
“好望角”三字，骤然沉寂，
不再是地理的标注，
而是东海转身时，衣襟上最沉的锚印。

这里的历史，从小写，
岩层深处，光持续生长，
将六百年波涛，压成透明的年轮。
石塘醒着，以整座悬崖的姿态，
收留所有迷途的浪，
并轻声相告：
岸立成石，方有深海辽阔，
海的深邃，原是石头不肯随波的灵魂。

注：指狄仁杰26世后裔、光明狄氏始祖狄承烈，在1367年战乱中病故，葬于石塘山。

冬夜

●王灵朦

火车从春通向冬，时间圈住回家的人
越发沉默，如同一块石头
记忆中，繁星低到眼睛
而小镇早已磨损记忆，失去旧模样
我仍向往冬天的火炉，爆竹声满天
在那一天，平淡的生活
所有爱的人会相拥，虔诚地向一枚硬
币许下愿望
此刻，夜晚的声音，隐匿理想
噤声啾啾，我在冬夜起身
向往崭新的春天

日历

●李轶贤

日历一天天消瘦
日子的尾巴越来越短

每天随手一撕一扔的潇洒
忽然间压得空气都不敢流动

某些亲情友情爱情
像玫瑰花儿般
在撕掉的日历纸上绽放
绚丽夺目
又一下子，刺得心生疼

日历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她一天天消瘦
消瘦成最后一张薄纸
待到新的一年
依旧丰腴成365个日子

365个精灵
有欢快的有自信的有憧憬的
在我的掌心跳舞
早晨的阳光喷洒在日历上
升起浪漫的雾气
心情被一种叫幸福的精灵
团团包围
“新年快乐”